

—巴黎文丛—
阎纯德 主编

巴黎
镜花缘

董纯
著

Tableaux de miroir parisiens



大象出版社

——
巴黎文丛

——
阎纯德 主编

巴黎镜花缘

Fragments de miroir parisiens

董纯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巴黎镜花缘/董纯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4. 1

(巴黎文丛/阎纯德主编)

ISBN 978 - 7 - 5347 - 6172 - 0

I. ①巴… II. ①董…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06830 号

巴黎文丛

巴黎镜花缘

阎纯德 主编

董 纯 著

出 版 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王晓宁

责任校对 安德华

装帧设计 王莉娟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 - 63863551 总编室 0371 - 63863572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2

字 数 203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65957860 - 351

法兰西的诱惑

——序“巴黎文丛”

对于中国之外的国家，法兰西的诱惑堪称世界第一。在文化人的眼里，其诱惑除了历史上那位多次击败反法联盟和镇压反动势力并捍卫了法国大革命、成为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第一执政官、颁布《法国民法典》、奠定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拿破仑，以及领导法国人民抗击德国侵略、创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和“戴高乐主义”的戴高乐，法兰西的魅力更在于那些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共同编织的由“陈年旧事”组成的灿烂的文化风景。

中法文化交往源远流长。文艺复兴中后期，欧洲视中国为“修明政治之邦”，对中国充满了好奇与好感，遂兴起“中国热”。尤其是明末清初以来，在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互示理解与友情之后，汉学作为文化形态开始影响西方文化而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事件。同时，法国在历史、文学、艺术与科学诸多领域，也成为中国人最为追慕的国度。

“巴黎文丛”诞生在中法建交 50 周年之际，是有意而为，也是无意巧合。1993 年我开始在学海“游泳”，当游到蓝色海岸时，惊异地发现法国汉学的风光特别璀璨，遂勾起我对当年在法国执教时许多往事的回忆。20 年来，我一直想从文学或文化的角度，将历史上那些中国学者和作家借助文学所再现的法兰西的历史、文化及社会风情的著作钩沉出来，一展密切的中法文化关系。我想到陈季同及其之后的敬隐渔、曾钟鸣、盛成、梁宗岱、袁昌英、陈学昭、冯沅君、陆侃如、苏雪林、戴望舒、闻家驊、傅雷、郭麟阁、齐香、罗大冈、李治华、张若名、王道乾等，也想到活跃于法国文坛的程抱一、张宁静、卢岚、桔子、萧良、黄育顺、吕大明、蓬草、绿骑士、黄晓敏、山飒、戴思杰等作家，还有著名学者柳鸣九、郑克鲁、沈大力、董纯、李

玉民、袁树仁、钱林森、孟华、郭宏安、余中先、金丝燕等。他们大多两栖于文化与文学之间，都在为两国的文化精神“立传”，是一直忙碌于中法文化交流的可敬的架桥人和摆渡者。

2013年我到巴黎闲居，在筹划“法国汉学研究专辑”之《汉学研究》时，这个孕育已久的想法又活跃起来，于是诞生了编辑出版“巴黎文丛”这个创意。在熙熙攘攘来往于北京与巴黎之间的学者和作家中，不少人都是一流的法国文学翻译大家和作家，他们的辛勤耕耘，使中法文化长河两岸的景观日益赏心悦目。

“巴黎文丛”很像一次关于法兰西的文学笔会。与会者所带来的作品分别是柳鸣九的《塞纳河之灵》、沈大力的《法兰西风云录》、董纯的《巴黎镜花缘》、李玉民的《法兰西之吻》、白乐桑的《我的“七〇”印迹》、郑园园的《和法国文化的美丽约会》、吕大明的《生命的衣裳》、蓬草的《七色鸟》、绿骑士的《花都调色板》、黄晓敏的《波光掠影法兰西》、岑咏芳等的《巴黎意，故乡情》和阎纯德的《在巴黎的天空下》。这些作者基本都通晓中法两种语言，深谙中法两种文化，多是神奇的“画师”，他们自拟文题，用其或朴实或高雅的笔墨，从不同的视角，既形似又神似地描绘了他们所认识的法兰西精魂。

“巴黎文丛”中只有《我的“七〇”印迹》的作者是一位法国著名汉学家，他写自己留学中国的生活，文字朴实，亲切自然，被前任法国驻中国大使苏和先生称为是具有开拓性的好书，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丰美和源远流长。在书中，作者“既用一种西方的眼光看中国，同样也用一种亚洲的目光看西方……这正是一种相邀，彼此要加深理解，进一步考虑究竟是什么拉近我们，究竟是什么促使我们——中国人和法国人，彼此同样吸引，相互默契，往往共谋大事”。

读“巴黎文丛”很像乘坐旅游车观光，既可在时光隧道里读历史，又可在纷纭社会中看到现实。总之，“巴黎文丛”多维度、多层面地展示了法兰西的魅力与诱惑，同时也是对法兰西精神的记录与诠释。

阎纯德

2013年12月14日于北京

董纯,快乐的架桥人(代序)

董纯在北京的家是一座用文字垒砌起来的神奇宫殿,殿中回荡着汉语讲述茶花女与布吕赫幽灵的忧郁音节,不时裹挟着法语对苏曼殊与冯梦龙笔下的爱情故事低回婉转的回忆。作为一个有幸接触两种文化并近距离地感受两个民族喜怒哀乐的人,董纯选择了“架桥人”的工作,让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可以通过她认识彼此。

比起责任或使命这样的字眼,董纯更愿意用“快乐”来诠释自己工作的意义。她说:“这件事情做到现在,我还是乐此不疲,感觉到心里非常的快活。看到别人受益于我的工作,我更快乐。”

图书馆中与文学结缘

董纯与文学结下的一生缘还要从她的母亲说起。她母亲是个西方文学爱好者,原先工作的地方在上海四川路桥头的邮电总局大楼,楼里有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这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中国是件十分难得的事情。

从小学到高中,董纯经常跟着母亲一起去单位。母亲做自己的事情时,董纯就在图书馆里一边看书一边等母亲。从希腊、罗马神话,到法国的巴尔扎克和梅里美,再到俄罗斯的托尔斯泰和契诃夫。虽然是漫无目的地“乱看”,但时隔半个多世纪回忆往事,董纯却感到那时的似懂非懂,实则让她之后受益匪浅。

对于董纯来说,文学就像她小时候玩过的一个万花筒,转来转去不断地变幻出新东西,光怪陆离、惊心动魄,叫人总也看不厌。书中的人物引领她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们经受的苦难与感情的曲折,也在她年轻的心中搅动起

一个又一个波澜，两相呼应。

如今万花筒早已不在身边，但流淌进少年记忆里的文学，却在她心间筑起一方美好的天地。只要听听她回忆往事的语调，你便知道，那种能够拥有这样一个美好内心世界的幸福感从未离开过她。

在她看来，“能够拥有一个丰富的内心世界，远比求得外部世界的关注来得更加深刻且激动人心。文学如果只被看做是一种生活的点缀，当它是锦上添花、可有可无的存在，那么这个社会就没有希望了”。

她后来从上海北上学法语，又一生致力于文学事业，其间种种的选择和作为，大概都可以在那栋静静坐落在她记忆深处的图书馆里找到答案。有些美好与激动的感觉来得叫人印象深刻，人们一旦在少年时经历过，便会终其一生去寻找同样的感受，像是心中受了魅惑不能停下脚步。董纯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曾在人生的初年从书中识得了幸福与兴趣的所在，从此便再也不能舍弃了。

翻译只为有个好故事

如果说有什么事情能让董纯觉得愤怒又痛苦，没有好故事可读绝对是其中之一。而她是否决定翻译一部作品，头一个要看的就是这部作品是否足够让她喜欢、足够叫她激动。

在董纯家采访时，她的爱人沈大力从书橱的玻璃门间取出一份保留完好的戏剧单，泛黄的纸张和巧妙的设计无一不透露出上世纪80年代的气息。剧本是法国作家克洛德·普兰的《浴血美人》。读到剧情介绍时，记者才惊讶地发现“浴血美人”名下讲述的竟然是那个“吸血女伯爵”的故事。美丽非凡的女伯爵杀害了600多名少女，并用她们的鲜血来沐浴自己，只为美貌能够永驻。这样一个故事能够在80年代译介到中国并搬上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舞台，简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1986年暮春，董纯在法国奥尔良城郊一座古老教堂里第一次看到了普兰的《浴血美人》一剧演出，她说当时有点儿“狂喜的感觉”，深为这样一个打着维护美丽旗号杀人的奇异故事所吸引，心中产生了年轻时读书的激动。也是出于同样的感受，她后来又从事了雨果《笑面人》和《千元赏金》的剧本翻译。

1985年，董纯在瑞士洛桑大学当助教，接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约稿，要她

翻译自然主义的源头龚古尔兄弟的作品《热曼妮·拉瑟顿》。当时中国介绍自然主义,人们只知有左拉,却不知有龚古尔兄弟。《热曼妮·拉瑟顿》的译介可以说是弥补了这个空缺。接着,她又陆续翻译了龚古尔的《勾栏女艾丽莎》、罗布莱斯的《维苏威火山》等多部法国文学作品。

即便感到翻译是件艰苦又严肃的工作,但她一想到自己年轻时曾经受益于那么多的翻译作品,就觉得一切的艰辛都是值得的。董纯最重视的翻译品格是真实。她说:“优秀的文学作品触及人的灵魂,译者要努力翻得美、翻得实、翻得真。这里面,我最最看重‘真’。翻译又是一种再创作,要忠实原文,译者无权把一些没有根据的东西加进去,要忠实它的原文,尽量地靠近它,译作当像人的影子投在地上,人影合一,亦是亦非,那才最合适。”

两种文化的架桥人

董纯独异于众多文学翻译者的地方,在于她能够做双向译介的工作。她既用汉语再创作法语的文学与文化,也用法语再创作中国的文学与文化。

从上世纪90年代起,董纯长居法国,在《欧洲时报》和法国国际电视台(TV5Monde)做编辑和记者工作,并创办法文报刊《丝绸之路》向法国的侨胞介绍中国和法国的社会文化。

在法国这些年,董纯也做过不少向法国介绍中国文化的工作。除办了七年《丝绸之路》外,她还翻译了《明清爱情小说选》、《中国女诗人诗选》、情僧苏曼殊的《天涯红泪》、迟子建的《向着白夜旅行》和郭雪波的《沙狼》、《沙狐》等一批中国文学作品。《天涯红泪》包括苏曼殊《断鸿零雁记》、《绛纱记》、《焚剑记》、《碎簪记》、《非梦记》和《天涯红泪记》等六篇小说,由巴黎“文学堡垒”伽里玛出版社出版,在法国反响颇大。由于文化差异,中译法的工作做起来很不容易,董纯是用蚂蚁啃骨头的劲头一点点辛苦完成的。

在与友人接触的过程中,董纯和沈大力都深感东西方存在很深的隔阂。她认为既然自己有幸能够通晓两种语言,便愿意在其间做出一份努力,为隔着语言之河的两岸人架起一座可以彼此互通的桥。董纯说:“让两个民族、两种文化的人能够走到一起,这就是我的理想。”

她仍然是那个图书馆里的小姑娘

与董纯谈话,常能感到她身上有一股“魔力”,让人难以把她与实际的年龄联系起来,倒疑心自己面对的仍是那个好奇心旺盛、喜欢偷看妈妈从图书馆借回来的“大人书”的小姑娘。

她说自己从事翻译,就是想读到了好故事,要与他人分享。董纯觉得,一个人的生活倘若没了文化的滋养,只剩下衣食住行,就实在太贫乏了。她还想再翻译一部法国戏剧《蜗牛》,以表达在我们这个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现代社会,慢其实也有慢的好处。

在谈话的最后,董纯提起一个法国的说法,“当一个孩子有了爱好,他就得救了”。那份在少年时代获得的美好的内心世界,不仅让她寻得了精神与事业的立足点,也让她在外部世界出现种种变故与挫折时,不致丧失勇气与力量。

她的工作不仅成就了自身的快乐,也真正把快乐带给了她的聆听者。

王瑞晶

2013年1月15日

(原载欧洲时报网)

目 录

001·····	董纯,快乐的架桥人(代序) / 王瑞晶
----------	---------------------

巴黎花影

002·····	塞纳河,巴黎的摇篮
006·····	花卉点缀光明城
010·····	歌舞升腾“红磨坊”
014·····	“癫马”,性感艺术的洞天
018·····	香榭丽舍的“丽都”
022·····	拉丁区的“天堂”
025·····	“狂放牧女”歌舞厅
029·····	歌声飘逸中的巴黎
033·····	巴黎,咖啡馆文化的福地
040·····	巴黎餐饮风致
044·····	法兰西浪漫之都
048·····	迷人的巴黎夜色
052·····	巴黎人的远近名声
056·····	跑马溜溜的“隆尚”与“六合彩”
060·····	法国的精英会馆
064·····	奢泰华都——法国新贵族的乐园
068·····	华都巴黎石榴裙下

072.....法国的性文化传统

巴黎花絮

- 078.....蒙巴纳斯大楼风波
082.....拉法耶特消费殿堂
086.....万塞森林的情侣
090.....法国“二奶”的半生缘
094.....裸体生活哲学
099.....法兰西的盲人之恋
103.....法国女子为什么红杏出墙
107.....“消费婚姻”变奏曲
111.....变性人的遭际
115.....同性恋潮涌光明城
119.....难堪破的选美红尘
123.....整容假面舞台

法国万花筒

- 128.....危机中的美食国度
133.....运气赌里赌运气
140.....西方“啃老族”
144.....法兰西历史的见证树
147.....“告密”流行病
151.....法国的“风化警察”
155.....今日法国的“悲惨世界”
159.....罗姆人与游方群落
165.....法兰西,消费心理治疗的国度
169.....法兰西旅游处处见宝
174.....“7月14日”的真正含义
177.....欧洲人失神落魄的缘由



塞纳河,巴黎的摇篮

法国民众诗人雅克·普雷维尔 1948 年写过一首诗《再到塞纳河上》,收在《故事集》里,表达出一个巴黎人对该城最美的“水上林荫大道”的深切眷恋。10 年后,他又为荷兰电影艺术家伊文思拍摄的浪漫抒情纪录片《塞纳河邂逅巴黎》配诗,将这城这河比喻为一对情侣。从古到今,塞纳河始终是巴黎的精神源泉。

“塞纳”名字源于希腊神话里的河神“塞嘉娜”。据传,忠实的信徒们一来到她身边,百病可愈。确实,2000 年前,塞纳河由东南方向流过来,伸开双臂拥抱当时称作“卢泰斯”的“城岛”,然后缓缓向西北淌去。女神不时回眸,频送秋波,在巴黎地区绵延达 13 公里。塞纳河全长 777 公里,流经特洛瓦、墨伦、巴黎、鲁昂和勒阿弗尔五座城市,两岸景色秀丽,仅在巴黎一段的河上就有 37 座桥;其中 4 座为步行桥,2 座铁路桥,另一桥将河中的城岛和圣路易岛两处连接在一起。巴黎城岛的花市、圣母院,塞纳河中的码头、游船,不断出现在诗歌、小说和绘画作品里,给读者无比美好的印象。人们游览巴黎,可以从旅游指南上看到阿波里奈尔的诗歌《米拉波桥》。若乘舴艋船到彼处,可见 1710 年在巴黎圣母院里发现的巴黎城徽,那是一艘古帆船,船下铭刻着光明城的箴言“她漂浮着,永不沉没”,这正是巴黎与塞纳河彼此依存的象征。

当今的商业世界,一些城市河边布满推销消费商品的货摊。唯有在巴黎塞纳河畔,游人放眼见到的是沿堤岸伸展达 3 公里长的旧书摊。这是全球最大的露天书店,显示出巴黎的文化传统。趋近一看,那是一个个绿色的书箱,固定在河堤石栏杆上,形成开放书架,陈列各类新旧书籍,尤其是一些精装的绝版珍本,还有铜版、木版,或石印彩画、历史明信片,供书虫“淘宝”。据上世纪 90 年代统计,这些旧书摊有 230 家。玛森书局 2011 年出版的《巴黎稀奇职

业》介绍了塞纳河畔旧书摊的悠久历史。据该书作者西比勒·卡纳克称,该旧书集市缘于16世纪,起自塞纳河左岸,逐渐向右岸扩展,整个过程持续了大约一个世纪。一开始,旧书摊遭受王室驱赶,但数量却日益增多,于1604年集中到“新桥”,营业始终不断。经历4个世纪,今天绿色书箱已有900个,囊括近30万种书籍,以及数不清的旧期刊、各个时代的明信片 and 纪念邮票。凡是在巴黎市内几家大书店无法看见的文献资料,只要有心寻觅,差不多都有可能在这里找到,实在是一处淘书宝地。

1992年9月1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将巴黎塞纳河的堤岸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从圣路易岛的苏里桥至拿破仑一世钦点建造的耶那桥之间一段,都获得与凡尔赛宫同样的历史文化地位。巴黎市政府在这段河堤上安装了夜间照明设备,使塞纳河成了一条通亮的“不夜河”,辉映出河边两岸历史名胜的美色。

爱看西梅农侦探小说的读者,会在据之改编的系列电影里经常看到神探麦格莱警长的身影晃动在塞纳河畔,出入于“金银匠沿河大道”36号司法警察局总部。这位探长表面不动声色,但眼角余光早已盯住了形迹可疑的过路人……2011年夏天,麦格莱探长的扮演者布鲁诺·克雷默尔患癌症去世,一些忠实粉丝悲痛欲绝,纷纷来到塞纳河堤岸追思故人。一个虚拟的艺术形象,通过塞纳河堤岸的烘托,竟然真实地印刻进了人们的心底。

塞纳河堤岸有三大文化殿堂。首先是左岸的法兰西学术院,从艺术桥可望见其穹顶。它由路易十四时期的红衣主教马扎里尼建立,内部容纳法兰西文学院、法兰西科学院、美术学院等五个部分,还有以其创建人命名的图书馆,可谓法兰西文化的大本营。

塞纳河右岸的“大宫殿”宏伟壮丽,系为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所建,总面积7.5万平方米。两驾重达12吨的四马二轮战车雕像在离地30米空中展现法兰西艺术的无比辉煌。“大宫殿”内有著名的“国家画廊”,终年举办各种绘画雕塑展览,吸引川流不息的参观人群。贝尔西多功能宫殿坐落在东边贝尔西大桥右端,建于1984年2月,更具现代文化气息,能容纳1.7万名观众,经常演出《阿伊达》、《图兰朵》、《卡门》和《纳布科》等大型歌剧,声势超过法兰西大歌剧院。

塞纳河流水、古桥和两岸名胜,给过许多作家、诗人和艺术家充沛的灵感。游人走在河边,会想起作家马克·奥尔兰的小说《拂晓》和《雾岸》里的场景,

眼前似乎看见摄影家罗伯尔·杜瓦诺照的巴黎生活场景,或是画家亨利·卢梭彩笔展现的《梦境》和《耍蛇人》。追溯到更远的19世纪,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福楼拜等一大批经典作家描述的人物曾在此穿梭,浪漫派诗人缪塞、维尼等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和令人感怀的诗情;尚有文坛才俊们的情人露惹丝·葛莱、玛丽·道赫瓦尔一掠而过的情影……

在塞纳河畔来一次文学旅游,肯定是件富有趣味的事。选一晴日,从东到西沿河挑一条垂柳依依的路径,由人迹稀少的夏朗东开始,就到了侦探小说作家列奥·马雷的故居。这位现代作家1996年去世,多部作品被搬上银幕,尤其是堪与福尔摩斯匹敌的《奈斯托尔·波尔玛》电视系列片。由基·马赫尚精彩表演的私人侦探波尔玛的破案活动全都以巴黎各区为背景,至今仍在荧屏屡播不爽。沿河前行至贝尔西码头,附近便是瑞士血统作家布莱兹·桑德哈生活过的地方。桑氏17岁开始遍游全球,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作品具有旅行、冒险和探索的特色。他的成名小说《金子》让人联想到在加里福尼亚饮恨自尽的美国作家杰克·伦敦曾写出的《海狼》和《白牙》。桑德哈最终在塞纳河畔栖身,凝望河水逝波,回眸坎坷一生。从贝尔西来到靠近植物园的拉贝码头,这儿有19世纪浪漫派诗人雨果等诗坛弄潮儿的旧迹,尤其是德·纳尔华的《火女》,从现实到梦境,将游客带到城岛上的“花卉堤岸”,那里古色古香,追忆11世纪神学家阿贝拉尔和爱罗绮丝忠贞不渝的悲惨爱情史,如泣如诉。至于阿波里奈尔和女画家玛丽·洛朗珊由相恋到离异的一段情事,则要去西边的米拉波桥了解个究竟。游人耳边似能听到诗人幽怨地吟唱而今尽人皆知的哀歌《米拉波桥》。据说,阿波里奈尔死时,5个女子来到这座桥上,将纸花纷纷扬扬抛入桥下水中,悼念亡灵。塞纳河中的圣路易岛则被无数文坛俊杰誉为“诗之源”和“诗人唯一宝地”。《恶之花》的作者波德莱尔曾寓居于此,同巴纳斯诗派主将戈蒂埃及其追随者一起抽“绿草烟”。不远处是达达主义诗人菲里普·苏波居住过的波旁堤岸,苏氏后来与阿拉贡和艾吕雅等人发起超现实主义运动,在法国青史留名。诗人兼文学理论家安德烈·布勒东也在这里住过,写下了他的名著《娜佳》。

塞纳河将巴黎城分为左岸与右岸,成了一条明显的界河。左岸偏重精神文化,右岸凸现商业繁华。已故法兰西文学院士德尔贝什曾指出:“右岸与左岸,一是金钱,一是精神。这种法国式的对立由来已久,但却难以解释清楚。或许,这是塞纳河地理位置使然,将两岸分隔为两个难以取得一致的世界。”

德氏推崇“左岸精神”，其实质在于重视精神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尤其在当代社会日益物质化、商品化之时。

来到巴黎，若要看交易所、法兰西银行和各大金融机构，就得去右岸。而想了解拉丁区、索邦大学、先贤祠等文化圣地，就得于左岸驻步。在左岸，圣热纳维沃山冈是智慧的峰顶，一边的玛拉盖堤岸有乔治·桑苦守过的“蓝色阁楼”，柯罗、德拉克瓦等大画家在这儿度过晚年，普鲁斯特在此地追忆逝去的年华，一切往事都还有迹可循。《巴黎行人》一书作者，现代诗人列昂-保罗·法赫格谈到塞纳河上的“新桥”时说：“只要向它示意，这座桥就会让昔日的幽灵说话，讲述永不泯灭的往事。”的确，凡有心从法兰西优秀传统里汲取营养的人，都会在塞纳河这一巴黎文化摇篮中受到一场心灵的洗涤。

花卉点缀光明城

人们习惯称法国巴黎为“花都”，说来不甚恰切。全球真正的“花都”是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法国人则将他们的首都誉为“光明城”，强调这座城市以精神的光彩辉映世界文化，继18世纪“百科全书派”之后，为普天下起着一种思想的启蒙催化作用。不过，巴黎的生活与花卉紧紧相联也是事实，且在现代消费社会里显示出新的特质。

凡到过巴黎的人，无一不为城内比比皆是的花卉景色动容。据统计，巴黎有1200多家花店，60来处设有瓶花展台的销售点，还有分别位于城岛、玛德莱娜广场和泰尔纳赶集地的三大花市。难怪全城常年一派花卉竞秀景象。1890年，康坦出版社印行了于格·勒鲁所著《巴黎繁花录》一书。作者写道：“巴黎需要永恒的春天，节日飘散花香，让订婚仪式和坟墓上流溢鲜葩的芬芳。”勒鲁这番话道出了巴黎人的“花卉缘”。花卉点染生死场，可以说到了“至死不渝”的程度。

巴黎市内许多街巷多以花卉命名，如大歌剧院旁有条“金莲花大道”，贝勒维勒“美丽城”有“睡莲苑”和“菖兰花街”，蒙马特高地有“玫瑰街”和“郁金香别墅”，第11区有“矢车菊街”，第13区有“紫藤街”、“金合欢道”、“兰花巷”、“牵牛花街”、“鸢尾花街”，第14区有“绣球巷”和“水仙街”，不胜枚举。

爱花是巴黎人的风俗。庆贺生日和婚礼需要送花，圣瓦伦丁情人节、母亲节和万圣节得献花。尤其是每年万圣节扫墓之际，游人若去拉雪兹神甫公墓观望，可见一片花海：白、黄、粉、红色的菊花、玫瑰，以其夺目的光彩覆盖一座座石墓，寄托献花人对逝者的哀思。以花传情，平日串亲访友，进门时捧上一束鲜花奉献给东道主，表达一份情谊。每年的5月1日，处处可见秀丽可人的洁白铃兰，买一束回家，用花的语言喜迎春归大地，以示对幸福的祈愿和向未来的展望。